

熱河

上海書店出版社

朴趾源 著
朱瑞平 校點

日記





熱河 日記

朴趾源 著 朱瑞平 校點

上海書店出版社

責任編輯: 陸堅心

封面設計: 程 鋼

熱 河 日 記

朴趾源 著

*

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

(福州路 424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曙光印刷廠排版

宜興市太華彩印廠印刷

上海曉峰裝訂廠裝訂

*

850×1168 毫米 1 / 32 印張 12.625 字數 314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ISBN 7-80622-225-1 / K · 25

定價: 25.00 元

弁 言

《熱河日記》為朝鮮五百年間有數文字，不但為韓中紀行文學之白眉，實為韓國實學史上利用厚生派之重要文獻。今者，由上海書店出版社檢討刊行，而北京師範大學彭林教授實主其議。彭教授要我寫作弁卷之文，我近來以身病，不堪為筆硯之役，略識數語，以塞其請。

朴趾源，字仲美，號燕巖(1737-1805)，為十八世紀漢城世族名門之出身。天性豪爽，才思橫逸，不肯碌碌從事於科舉文字，酒酣耳熱，往往指斥當塗貴人，遂至落拓不遇，以文墨自娛。公元1780年(朝鮮正祖王四年，乾隆四十五年)，以朝鮮政府使節團隨行一員，渡鴨綠江，涉遼野，至北京。因乾隆皇帝避暑於熱河山莊，遂自北京轉向熱河，往返六千數百余里，有此日記。

其為記也，自《渡江錄》、《漠北行程錄》、《審勢編》，至《口外異聞》、《玉匣夜話》、《盜葉記》等諸作，凡為二十七個篇目。以外國人觀察乾隆盛代之文物，眼目既高，手腕甚敏，隨見隨錄，積成鉅編。其中可喜可驚、可怪可感之事，描寫無遺。又隨處驅使自家論理，附以批判的見解，真可謂一代文豪會心得意之傑作也。

《審勢編》論及當時天下大勢，足驗其歷史感覺之超卓。《玉匣夜話》中《許生傳》，非尋常傳奇物，乃關於朝鮮政治經濟之名論卓說也。往在舊韓末(清末)，韓人金澤榮亡命於淮南，與嚴復論燕巖

文，嚴復指《許生傳》謂中州百年內無此作。嚴氏此言只謂其文章之奇古，不及於其內容，而即此可見《熱河日記》之價值如何也。

《熱河日記》之外，朝鮮使行記錄可至百餘種，昔年曾自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選拔而印出，所謂《燕行錄選集》(上下二冊)是也。此種書在韓中兩國文物之交流關係甚重，《熱河日記》出版之後，陸續刊行《燕行錄》亦有不少之意義，此事深有望於中州諸君子。

一九九六年丙子三月

李佑成於漢城

校點說明

《熱河日記》五卷，原署“潘南朴趾源美齋著”。

朴趾源，字仲美，號燕巖，朝鮮李氏王朝人。他於英祖十三年（清乾隆二年，1737）三月五日生於漢城，純祖五年（清嘉慶十年，1805）十月二十日歿。他是李氏王朝後期實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朝鮮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

潘南朴氏是世稱“冠冕大族”的兩班。燕巖先祖中，既有像八世祖文康公紹（治川）那樣著名的學者，也有如六世祖忠翼公東亮那樣的壬辰戰爭中的功臣。雖然生於兩班右族，但到燕巖出世時，已是“家素貧寒”。他幼年喪父，由祖父朴弼均撫養成人。弼均為遠黨禍，早年無意科舉，至四十一歲才應試入仕途。剛正廉潔的祖父，對養成燕巖耿介孤高的個性起了很大作用。十六歲時，燕巖才拜任弘文館校理的妻叔李亮天（榮木黨）為師，學書史文章及《史記》，刻勵為學數年後，終於能通經史百家之言。

燕巖才華橫溢，思想進步。青年時代，燕巖即開始小說的創作。到三十歲左右，他已是名播海內，儼然為一代碩儒，一時俊才如號稱四詩家的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李書九等都游學於門下。雖然學識淵博，但燕巖初無意於當代社會，不願與俗儒及權貴周旋，而長期過着孤高的處士生活，所以，人到中年後，仍無一官半職，生活貧困潦倒。正祖即位後，燕巖曾為躲避權臣洪國容的迫

害，由漢城移至黃海道金川郡燕巖山峽中隱居。正祖四年(1780)，洪國容被流放出京，燕巖的行動才稍稍自由，並得以隨使團入燕。

正祖十年(1786)，五十歲的燕巖出仕繕工監監役。五年之後，任漢城府判官。同年冬，改任安義縣監。正祖二十年(1796)，燕巖辭去安義縣監回漢城。次年，又以六十一歲高齡出任沔川郡守。晚年的正祖下令求農書，燕巖上《課農小鈔》及《限民名田議》，因此很受正祖賞識，擬予重用，但次年(1800)正祖就去世了。

純祖即位初期，燕巖任襄陽府使。因政治形勢險惡，任職僅五個月即告老還鄉，從此專事讀書著述，直至謝世。

燕巖一生留下很多作品，小說、詩歌、政論、序跋、行狀、祭文都富有成就，但影響最大者當推《熱河日記》。

正祖四年(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月，燕巖的堂兄錦城尉朴明源被任命為正使，鄭元始為副使，趙鼎鎮為書狀官，組成使節團，赴清朝祝賀清高宗乾隆皇帝七十壽誕，四十三歲的燕巖應明源之邀，以觀光客身份隨行。以前，朝鮮赴中國使節團回國後，使團成員中常有人寫紀行文，詳載使行經過，沿途所見山川風景、文物名勝以及典章制度，如崔溥《漂海錄》(1488)、許筠《朝天記》(1574)、崔德中《燕行錄》(1712)、金昌業《燕行日記》(1712)、李坤《燕行記事》(1777)等。燕巖的前輩兼好友湛軒洪大容在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也曾作為使節團的書狀官隨任正使的叔父到過中國北京，回國後用漢文寫成了《燕記》，又用朝鮮文寫了《燕行錄》。前輩的紀行文字為燕巖展示了一個充滿無限誘惑的中國，他要到中國一睹大國風采，把足可厚生利用的思想與技術帶回自己的祖國。他隨使節團由鴨綠江取道東北，經盛京(瀋陽)、山海關到北京。適逢乾隆皇帝駐蹕熱河行宮，又轉赴熱河省承德等地。此行歷時三月有餘，行程五千數百里。回國後，撰成日記體紀行文《熱河日記》。

《熱河日記》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旅行記，舉凡作者此行沿途

所見、所聞、所思，諸如風景名勝、社會習俗、人情世故、歷史古迹、明季史實以及清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學、宗教、吏治狀況，均在記載之列，又載與中原士大夫討論經義考據、詩文書畫、天文曆法等問題的內容，對我們研究明清社會歷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作為一個外國人，他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冷眼看中國，所以他觀察中國社會的視角常常是中國人所注意不到的，或者是看到了却不一定敢說的，因而他的許多記述愈顯寶貴。比如他的書中屢屢涉及處於清朝統治之下的漢族士大夫的微妙心態，他也放談清朝政事的得與失。

作為一位著名的實學家，燕巖實地考察中國之後得出結論“中國萬事莫不簡便而無一冗費”，要改變自己祖國的落後面貌，就必須向中國學習。因而，他在中國特別留意於“自耕蠶陶冶以至通工惠商”的一切可以“利於民、厚於國”的東西，從中國的審制、車制、繅絲、製粉，甚至最不起眼的火炕，和別人討論作為建築材料的磚之所以優於石的地方，以便於國人仿效。這些是他以前的只注意山川風物、典制文物的使行者們所不曾注意過的。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清王朝的統治已經穩定了的乾隆時代，漢族士大夫大多已對華夷之辨、夷夏之防之類的觀念十分淡薄，而身為東人，燕巖却念念不忘於此，尤其眷眷於宋明。若使明清之際“行己無耻”的漢族士大夫得見斯人斯書，亦可以少愧矣！

作為朝鮮史上著名的文學家，燕巖《熱河日記》的文學價值也早已為世人所公認。僅就其出神入化的自然景物的描繪一點而言，就足可使他躋身於世界著名文學家之列。

《熱河日記》寫成之後，逐漸在社會上流傳開來，并很快形成了極大影響。但也有人不同意於《熱河日記》的文體及其表現形式，甚或徑斥之為“稗官雜記”，認為它“文體卑下”，有悖為文須醇正之旨。正祖曾說：“近日文風之如此，原其本，則莫非朴趾源之罪也。”由此正可見燕巖此書對當世文風影響之鉅。

由於受儒學者的鄙視，在燕巖去世後的近百年間，《熱河日記》一書長期被禁止刊行，而只能以鈔本形式在民間流傳。直到二十世紀初，才得以正式刊布。1916年，流亡中國的朝鮮人金澤榮把燕巖部分遺稿編為《燕巖集》三冊在上海面世。1931年，當時所能搜羅到的燕巖傳世的全部著作被編成六冊《燕巖集》在朝鮮出版。此次校點，以1931年版《燕巖集·別集》之《熱河日記》為底本，以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二十六卷手鈔本（影印件）及1968年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出版發行的李家源先生句讀本為參校本。凡校改的文字或版本異文，均出為校記，附於每卷之末。至文中的錯別字，由於長期傳鈔，為數甚多，出校太繁，為便於讀者，將正字用括號標注於正文中而不改原文。

在北京師範大學彭林教授的敦促之下，終於完成了該書的校點工作。囿於聞見，加之水平所限，標點錯誤在所難免，尚希讀者諸君教正。幸賴韓國慶尚大學校許捲洙教授及成均館大學校宋載邵教授提供底本及參校本，更蒙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會長碧史李佑成先生賜序，許捲洙先生撥冗審閱全書，在此一并致謝！

朱瑞平

一九九六年四月於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

序

立言設教，通神明之故，窮事物之則者，莫尚乎《易》、《春秋》。《易》微而《春秋》顯，微主談理，流而爲寓言；顯主記事，變而爲外傳。著書家有此二塗，嘗試言之，《易》之(六)十四卦所言物，龍、馬、鹿、豕、牛、羊、虎、狐、鼠、雉、隼、龜、鮒，將謂有其物耶？無之矣。其在於人，笑者、泣者、咷者、歌者、眇者、跛者、臀無膚者、列其寅者，將謂有其人耶？無之矣。然而揲蓍有卦，其象立見；吉凶悔吝，應若桴鼓者，何也？由微而之顯故也，爲寓言之文者因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郊禘、蒐狩、朝聘、會盟、侵伐、圍人，悉有其事矣，然而左、公、穀、鄒、夾之傳各異，從而說者彼攻我守，至今未已者，何也？由顯而入微故也，爲外傳之文者因之。是故曰蒙莊善著書，莊書中，帝王賢聖、當世君相、處士辯客或可補正史，匠石、輪扁必有其人，至若副墨之子、洛誦之孫，此是何人？罔兩、河伯亦果能言歟？以爲外傳也則真假相混，以爲寓言也則微顯迭變，人莫測其端倪，號爲吊詭，而其說終不可廢者，善於談理故也，可謂著書家之雄也。今夫燕巖氏之《熱河日記》，吾未知其爲何書也。涉遼野，入渝關，徜徉乎金臺之墟；由密雲，出古北口，縱觀乎灤水之陽、白檀之北，則真有其人矣。四夷殊形詭服、吞刀吞火、黃禪短人，雖若可怪而未必罔兩、河伯也；珍禽奇獸、佳花異樹亦無不曲寫情態，而何嘗言其背千里、其壽八千歲耶？始知莊生之爲外傳有真有假，燕

巖氏之爲外傳有真而無假，其所以兼乎寓言而歸乎談理則同。比之霸者，晉譎而齊正也。又其所謂談理者，豈空談恍(恍)惚而已耶？風謠習尚，有關治忽。城郭宮室、耕牧陶冶，一切利用厚生之道皆左(在)其中，始不悖於立言設教之旨矣。



作者像

熱河日記寫一

渡江錄

起辛未止乙酉自鴨綠江至遼陽十五日

後三庚子我

聖上四年

清之乾隆四十五年

六月二十四日辛未朝小

雨終日乍灑乍止午後渡鴨綠江行三十里露宿九連城夜大

雨即止初留龍灣

義州名

十日方物盡到行期甚促而一雨成霖

兩江通漲中間快晴亦已四日而水勢益盛木石俱轉濁浪連

空蓋鴨綠

江發源最遠故耳按唐書高麗馬訾水出

靺鞨之白

山色皆鴨綠故號鴨綠江所謂白山者即長白山也山海經稱

不咸山我國稱白頭山為諸江發源之祖西南流者為鴨綠江

皇輿考云天下有三大水黃河長江鴨綠江也兩山黑談

陳寔著

云自淮以止為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者而北之在

目 錄

弁言	李佑成	1
校點說明		1
序		1
卷一		1
渡江錄六月二十四至七月初九		1
舊遼東記 關帝廟記 遼東白塔記 廣祐寺記		
盛京雜識七月初十至十四日		33
粟齋筆談 商樓筆談 古董錄 盛京伽藍記		
山川記略		
卷二		59
駟汛隨筆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		59
北鎮廟記 車制 戲臺 市肆 店舍 橋梁		
姜女廟記 將臺記 山海關記		
關內程史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初四		84
冽上畫譜 夷齊廟記 灤河泛舟記 射虎石記		
虎叱 東嶽廟記		
漠北行程錄八月初五至初八		112
太學留館錄八月初九至十四日		126

卷三	149
還燕道中錄八月十五日至二十日	149
傾蓋錄	161
黃教問答	165
班禪始末	179
札什倫布	184
行在雜錄	187
忘羊錄	193
卷四	217
審勢編	217
鵠汀筆談	220
山莊雜記	244
夜出古北口記 一夜九渡河記 乘龜仙人行雨記	
萬年春燈記 梅花炮記 蠟嘴鳥記 萬國進貢記	
戲本名目記 象記	
幻戲記	253
避暑錄	259
避暑錄補	282
楊梅詩話	284
口外異聞	285
盤羊 彩鷓 蝦蝶 高麗珠 崇禎相臣	
伊桑阿·舒赫德 王振墓 曹操水葬 魏忠賢	
楊貴妃祠 《樵史》 塵角解 荷蘭鹿 砮答	
人定僧 別單 藤汁膠石 照羅赤 《元史》天子名	
蠻語 麗音離·東頭登切 丙午乙卯元朝日食	
六廳 三學士成仁之日 當今名士 明璉子封王	
古兒馬紅 《東醫寶鑒》 深衣 羅約國書 佛書	
皇明馬牌 哈密王 徐花潭集 長興鏤板	

周翰·朱昂 武列河 雍奴侯 恣 順濟廟	
海印寺 四月八日放燈 五弦琵琶 獅子 降仙樓	
李榮賢 王越試券 天順七年會試貢院火 新羅戶	
證《高麗史》 朝鮮牡丹 艾虎 十可笑 子規	
慶壽寺大藏經碑略 誑糧臺 胡元理學之盛	
拜荆 還鄉河 《桂苑筆耕》 千佛寺	
玉匣夜話	307
卷五	316
黃圖紀略	316
皇城九門 西館 金鰲橋 瓊華島 兔園山	
萬壽山 太和殿 體仁閣 文華殿 文淵閣	
武英殿 擎天柱 御厰 午門 廟社 前星門	
五鳳樓 天壇 虎圈 風琴 洋畫 象房 黃金臺	
黃金臺記 雍和宮 大光明殿 狗房 孔雀圃	
五龍亭 九龍壁 太液池 紫光閣 萬佛樓	
極樂世界 瀛臺 南海子 回子館 琉璃廠	
彩鳥鋪 花草鋪	
謁聖退述	334
順天府學 太學 學舍 歷代碑 明朝進士題名碑	
石鼓 文丞相祠 文丞相祠堂記 觀象臺 試院	
朝鮮館	
葢葉記	341
弘仁寺 報國寺 天寧寺 白雲觀 法藏寺	
太陽宮 安國寺 藥王廟 天慶寺 斗姥宮	
隆福寺 夕照寺 關帝廟 明因寺 大隆善護國寺	
火神廟 北藥王廟 崇福寺 真覺寺 利瑪竇冢	
銅蘭涉筆	350
金蓼小鈔	374

附錄

- 《熱河日記》解說 李家源 381
燕巖朴趾源先生事迹碑 李佑成 387

【按】原書序據李本補，《傾蓋錄》以下李本編次爲：《審勢編》、《忘羊錄》、《鵠汀筆談》、《札什倫布》、《班禪始末》、《黃教問答》、《避暑錄》、《避暑錄補》、《楊梅詩話》、《銅蘭涉筆》、《玉匣夜話》、《行在雜錄》、《金蓼小鈔》、《幻戲記》、《山莊雜記》、《口外異聞》、《黃圖紀略》、《謁聖退述》、《益葉記》。